

# 纯阳锁阴

1



卧龙生著

## 内容提要

天下第一奇人突然在江湖上销声匿迹，无人知道踪影。但武林中却引出各路门派争相出动，为争奇人留下的盖世绝宝，“残笛”互相残杀，一时间，腥风血雨充斥江湖……

侠士也在纷争中被逼下山崖，无意中竟服下了“无仪果”，终日欲火难熬，春情涌动。三位绝色佳丽日夜与他阴阳交合，终于练成了绝世神功“纯阴锁阳功”，从此一身神功令黑白两道无不胆战心惊，为寻“残笛”，入艳窟、踏秘谷，历尽生死，终将“残笛”得于手中。

一阵阵“魔音八菲”又响彻在武林上空，到底是惊！是惧！是灾！是福！

江湖上又将怎样……

这是一个朔风凛冽的深夜。

万籁萧萧，空山寂寂……

一幢宏伟的庄院座落在银装素裹的山岭之间。

这庄院正是威震豫北的“江家庄”，庄主人乃“浪子快手”江泉。

在这寂静的深夜中。意外地——

从后花园内一间偏房里，断断续续的传出朗朗书声！只听他正读道：“……不盈倾筐，怀我思人，实彼周行……。”

书声铿锵有韵，淙淙铮铮，犹若珠走玉盘，银铃摇空，闻之，令人有说不出的轻松舒畅之感！

这缕声音，虽然清脆悦耳，但声韵之间，显得有点颤抖，似是不胜寒冷。

这不是成年人声音，而是一个孩童。

他约有十岁左右，身穿一菱齐膝破旧夹衣，腿上单裤，小脸蛋冻得通红，两只手不断地对搓取暖，双脚一上一温

的躁动着，发出“啪哒！啪哒！”的声响。

屋内破桌上，摆着一盏豆大光亮的油灯，还有一本诗经，这个孩子正立在桌边朗朗地读着。

靠东墙边，堆着一堆稻草，似是有人在上面躺过的样子，却没有被子、枕头等物……。

这孩子正读得起劲时。

陡地——

一条黑影，立在门前，提起脚轻轻一踢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门踹开，无情的寒风也随着敞开的门户扑进，那孩子机伶伶的打个冷颤，随着抬起头来，看清了来人的面目……。

那条黑影，已经走进屋里，竟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衣着华丽，显然是一个贵公子的模样。与面前那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相比，一个似生长在天堂，一个似活在地狱里，由于衣着的不同，显示了他俩身份的悬殊。

那穷小子，被华服少年的突然来临，一时怔在那里，噤若寒蝉。

此时，屋中一片沉默，只有寒风从窗隙、门缝内吹进，桌上的油灯，摇摇晃晃不停，益显得阴森、寒冷。

良久，只见那个衣着华贵的少年，漫步踱向桌前，倏地伸手抓起桌上的诗经掼在地上，语声森冷地说道：“小王八杂种，放着觉你不睡，却半夜三更读书，吵得小爷睡不安宁，你想死，尽管说一声，小爷绝对成全你！”

说着，伸出拳头在那孩子面前晃晃，又道：“告诉你倪振雷，以后要小心点，好好听从小爷的话，否则，不将你

的骨头拆掉才怪呢！”

那孩子（倪振雷）任由对方辱骂，并不敢反驳半句，反而惧怕得一步步退向墙边，口中嗫嚅地应着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少爷……。”

华服少年，脸露得意的笑容，但旋即又将面孔拉得老长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倪振雷，我警告你，小爷的事，如果你敢向外面吐露半句，立时取你的狗命，早晚我还要借用这间屋子，我要在你面前整她，哼……。”

倪振雷闻言，脸色略蕴怒意，但处在对方的淫威下，只有忍气吞声，他知道有句俗言：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，何况自己目下寄人篱下，一个不好，连自己的小命也难得保住，岂能顾及其他！

那少年说完，凶睛一瞪，旋步转身，返回内宅。

倪振雷见少年走后，轻轻掩上屋门，即钻进稻草堆内，蜷缩着躺下。

渐渐传出微弱的鼻息声，只听他梦中呓语：“欧阳爷爷，您老人家……可怜……雷儿……快……要……被他们……全家折磨……死了……。”

以下则是“唧唧啞啞”的话语，无法听清说的什么？

风与雪，似是专门与穷人作对，不断的厉啸，不断的飘落。

雷儿躺在稻草堆中，又被冷风吹醒，只冻得他牙关紧叩，全身筛糠，以致身上盖的稻草发出“悉悉索索”声响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门外“剥啄”一声。

他以为耳朵撒谎，再侧耳细听，又是一声轻弹，这才证实了。因为这种声音，是他最熟悉的，虽然他希望能够时常听到，但在深更半夜，还是第一次，不由得使他心头一震，担心着要发生意外变故。

感念之间，他已钻出稻草堆，轻轻地将门户打开。

接着，一条小巧身影，侧身而进。

雷儿已知来人是谁，他立即走到桌边，要打火燃灯，却被对方阻住。

由于外面之大雪映照，屋内并不十分黑暗，约略可辨对方容貌，适才进来之人，却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。只听她迫不及待的悄声说道：“倪弟弟，现在你立刻离开此处，另觅安身之地，今夜恐怕他们要下手惩治你！”

语声略停，探手入怀，掏出一个小巧玲珑荷包，又由披风内解下一个小包袱，道：“这个小荷包内装有一颗‘太乙珠’，能辟寒暑，百毒不侵，乃是我家传家之宝，你贴身藏好，自知妙用。”

说着，不待倪振雷答话，即伸手替他装在贴身衣袋内，又指指小包继续说道：“包袱内有几两纹银，足可维持几天生活，还有一把‘寒竹扇’，你莫要小看了它，坚逾精钢，虽宝刀宝刃也难伤得分毫，你带在身上，可用作防身武器，可惜我没有男装，你逃出后，自己想办法吧！”

雷儿被女孩这一阵没来由的说话，弄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，楞怔地问道：“娟姊姊，到底是怎的回事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毒害我？”

那女孩急道：“现在没有时间谈了，我们以后如果有见

面的机会，我会告诉你的，快走！快走！”

雷儿眉峰紧皱，却无动身的意思，仍然追问道：“你走不走？”

女孩侧耳静听，急得直跺脚，道：“你不用管我，他们现在还不敢把我怎样……。”

话未说完，外面又是“兹”的一声，女孩闻声，吓得面色焦黄，“嗖”的纵上屋梁，紧贴木柱而立，连大气也不敢喘出口。

就在这一眨眼之间，雷儿很快的将桌上的包袱藏在衣襟底下，凝眸注视门外动静，他的一颗心，已吓得“卜通！卜通！”跳个不停。

他刚刚将银两与“寒竹扇”藏好，又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走进，声音急迫的说道：“雷弟弟，我哥哥与秦师兄立刻要来找你麻烦了，快走，我送你出去……。”

说着，玉手倏伸，抓住倪振雷手臂，纵身而出。

雷儿本想挣脱掉对方玉手，但由于腕力的悬殊，自己的手臂仍紧紧地被人家握住，身不由己的被拖出外面。

在这刹那的变化中，他向梁上投了一瞥……。

雷儿是个个性倔强的孩子，他不愿接受自己所不尾欢施予的恩惠，虽然，她的一切都是善意的。于是雷儿在行走中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不必这样，我倪振雷还不是怕死之辈……。”

那女孩未等他说完，即截住道：“雷弟弟，这不是逞气之时，我江雪梅对待你，并没有不是之处，我知道你与曹艳娟妹妹很要好，但我不恨你，只是在你危难中，我略尽

一份心意而已！”

话音刚落，迎面驰来两条身影，挡住去路。

这两个人，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，内中一个正是夜间进入倪振雷屋中之华服少年，另一个也是生得剑眉星目，但嘴唇很薄，显示着他生就一张喜欢搬弄是非的嘴。

那个华服少年，面罩寒霜，目射凶光，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妹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初时，江雪梅见这两个人突然来到，似乎有点惧怕，是以，将倪振雷推在自己身后。但即镇定如恒，趋前一步，樱唇一撇，不屑地道：“我看不惯你们欺负一个不懂武功的孩子，他虽然知道我们家里之事，还不致于犯了死罪。我要救他逃出火坑，你们能把我怎的？”

这两个人，先发话的乃是江雪梅的哥哥江世杰，旁立者乃是她的师兄崔千山。

只听崔千山接住道：“师妹，我们是奉师父之命来的，这件事最好师妹不要横加干涉，这小子放走不得的……”

江雪梅妙目一瞪，叱道：“我家的事，不要你过问，我偏要放走他，你能把我怎样……。”

话未说完，东西两处树林里，发出“嗤嗤”两声轻响似是夜行人衣物飘风之声。

江世杰与崔千山两人闻声，顾不得对付倪振雷，即分向两边树林里纵去，同时各将背上冷森森，光闪闪的佩剑撒出，身法之轻灵，都有几分火候。

江雪梅一见两人离去，知道时机不可失，娇躯未转，手臂后伸，想抓住倪振雷送出园外，岂料，竟然捞空。



她急忙返身探视，那里有什么倪振雷，连个人影子也没有。

她不悟信倪振雷能在眨眼之间，逃出自己的视线，因为她深知倪振雷丝毫不懂武功，那么谁又有此等功力把他救走呢？而且，不会有这样巧的事情，难道是香妹妹也已知情，在自己与他们对话之时救走？

忖思之间，她已走向倪振雷所住之破屋，门户大开，里面静悄悄地并无半点声息。

她刚欲转身，后面又是“嗖嗖”两声，她本能的左手护胸，右手一抡，打出一记掌风，借势扭转娇躯，凝眸睇视，竟是江世杰与崔千山双双站立在身前五尺处。

江世杰见妹妹之懊丧神情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把那小子藏在何处？”

江雪梅气恼得正无发泄处，立时柳眉直竖，粉面含愤，恨声说道：“你那一肚子花肠，不要在我面前玩弄，你不交出雷弟弟来，我和你拚了！”

说着，即向江世杰扑去。

江世杰对于乃妹之身手最清楚，他虽然大了几岁，论起武功，比之乃妹相差甚远，是以，不等她扑到，即飘身后退，口中连喊道：“妹妹，你疯了不成，快住手……”

江雪梅对于乃兄之言行，知之甚详，她心痛倪振雷之遇害，是以，任其叫破喉咙，仍如疯狂般的扑上。

杜天心深知师妹个性，向来骄纵惯的，一切之事，她必定要压人头地，方才甘心，急得在一旁搓手跺脚苦劝。

江世杰只是一味躲闪，不敢对妹妹还击，但江雪梅对

乃兄在父亲面前搬弄倪振雷是非，恨之切骨，这时竟真狠命的扑击。

兄妹两人正在难解难分之际。

陡地——

一声暴喝：“小奴才，住手！”接着自内宅飞纵出一条黑影掠进花园。

江雪梅闻言，如受了无限委曲，舍下乃兄，一头钻在这位老人怀中，“嚶嚶”涕泣起来。

老人矮胖个儿，双睛暴露，于思满面，面像虽不怎么凶恶，却也不见得善良，他就是威震豫北‘快手浪子’江泉。

只见他轻抚爱女芳肩，双眸现出一柔和的光彩，无限怜悯的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怎么不好好睡觉，跑到后花园里与哥哥打架，快告诉爹爹！”

江世杰乘着妹妹埋首啼泣之时，暗中打着手势，将事情的原委表达出来。

当然，江雪梅是无法说出事情的原委，她知道父亲的为人，陷害倪振雷之事，很可能是出于他的主意，所以她只有哭，借哭来发泄自己对倪振雷遇害的哀痛。同时，她的小心灵里，希望倪振雷并未遇害，这样缠住父亲，不会去追赶，让他安全的跑出江家庄。

“快手浪子”江泉见到爱子的手势，即知就裹，他虽然不满爱女的作为，但由于自小骄纵惯了，却也不忍斥责，是以，以眼色示意，令两人撒身追寻……。

江世杰与崔千山见状，即悄悄飞身纵出花园，向后面

山上扑去。

两人走后，即拥住爱女娇躯，返向内宅。

江雪梅剔透玲珑，见哥哥与师兄外出，她已知道倪振雷并未遇害，定是被人救走，但心灵里，又增加了一份忐忑。因为倪振雷不懂武功，那个救他之人，如果武功不高，抵不住两人，他仍然要死在他们手里，自己现在被父亲看住，无法脱身，急得她坐立不安。

蓦地，灵机一动，擦干眼泪，依偎在父亲怀中说：“爹爹，女儿要去睡了，这里怪冷的！”

“快手浪子”江泉闻言，无限爱怜的说：“好，快去睡吧！不要再乱跑。”

江雪梅转身走到自己的卧房，她却未上床，反而又探出头来，看看父亲是否在暗处监视自己，侧耳静听，并无任何声息。就蹑手蹑脚走进对面房间。只见娟妹妹（就是先前进入倪振雷屋内之女孩名叫曹艳娟）正在蒙头大睡。

本想将娟妹妹叫醒，两人同时外出寻找，但继而一坞，又怕碰见父亲，说不定人未救成，反而替娟妹妹增加麻烦，诸多不便，所以她只得又返回卧房，暗暗祷念倪振雷平安无事不提。

且说倪振雷当时立在江雪梅身后，他慢慢地向后退，准备退到破屋门前，躲进屋内，尚未退后几步，蓦见江、杜二人分向两边树林里纵去，就在此时，他自己也被人点中晕穴，不省人事。

正当醒来，自己正躺在庄后山上，娟姊姊俏立在旁边，他急忙翻身坐起，道：“娟姊姊，到底是怎的回事？”

曹艳娟道：“现在不是说原委的时候，是我刚才把两人引开，随后又点中你的晕穴，救你出来，赶快离开此地，我也要急速回去，倘若被他们发现，你我都活不成了。雷弟弟，前途保重，后会有期！”

说完，身形一晃，向山下纵去。

倪振雷向娟姊姊去处，投下了感激的一瞥，即扑掉身上的雪花，向山巅上奔去。

寒风厉啸，雪花飘飞，为了逃命要紧，在山路崎岖中，顾不得冰雪滑足，没命攀爬，摔倒爬起再跑，衣服也被嶙峋的山石拉破，鞋子也丢掉了，他无暇寻找，只有赤足狂奔……。

正在没命的奔跑之间，突闻身后远处一声暴喝道：“小杂种，你的脚程还真不错，看你还能逃出小爷的手……。”

这暴喝声，是倪振雷最为熟悉的，他知道一旦被江世杰追上，只有死路，一听话音，仍不顾一切没命的狂奔。

饥不择食，慌不择路，不觉中前面已临悬崖边缘，只听江世杰哈哈笑道：“倪振雷，看你能逃到那里去，还是乖乖地等着小爷成全你吧！”

倪振雷已经跑得眼花了乱，看不清前面是悬崖，凝是陡坡？只觉得白茫茫一片，尽是皑皑冰雪，在后面说的什么，他根本未听见。

敢情，人在慌急时，对于任何恶言善语，都是充耳不闻的，除非是能使他有生存的机会，可以唤回他的灵魂，否则，他的脑海里，对任何言辞都无法涌进的。

此时的倪振雷，全心全意在逃命，因之对江世杰所说

的什么，以及前路险峻，他既未听到，亦未看清。

正是“慌不择路”，此时他身临悬崖，尚不知自己身处险境，仍是向前迈步，陡地，一脚踩空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如殒星下坠般的掉下悬崖……。

声音是那样的凄惶、恐怖……。

接着，又是一声森冷的阴笑，那是江世杰追踪而至，只听他哈哈狂笑道：“小杂种，你不死在剑下，却死在山涧，小爷今日算拔去了眼中钉，哈哈……。”

声震长空，历久不歇。

这是胜利者的骄狂姿态，充满了唯我独尊的自信心。

接着，又是一声长啸，远处也传来啸声相应……。

两条黑影，先后奔进江家庄后花园内，太行山重复平静，风与雪，依然的吹着，落着……。

且说倪振雷坠下悬崖，在他惊觉失足之际，自信必死，即紧闭双眸，准备接受临死前之刹那间惨痛……。

然而，未等到落地，他已要昏晕过去。

“人不该死，必有救”，恰好崖下一个深坑，里面飘满了积雪，倪振雷正坠在上面，陷进三尺余深。

不知经过多少时候，才慢慢苏醒过来，他瞪眼四顾，自己竟躺在雪窟里。

他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躺在此地，虽然四周都是积雪，毫不感到寒冷，反而温暖舒适，如躺在被窝里。

良久，他终于想起了昨夜所发生之事，自己是由悬崖坠下来的，以后的事，就不清楚了。

他猛然坞起，自己可能是已经死掉，所以躺在雪窟里，

并不觉得寒冷，因为鬼魂是没有感应的，那么自己现在不正是一个鬼魂吗？

但是，他不相信人死后，会有灵魂的，于是，将手指伸进口中，狠狠地咬了一下，竟然痛澈心肺，不由得“呀”声叫唤，连连用口气吹着咬痛的手指。

他证实了自己并未摔死，仍旧活生生的存在着，大概是深坑里的积雪救了自己一条性命。

于是，他翻身坐起，感到腰际及骨节痛疼，随盘膝打坐当地运动调息。

书中交代，倪振雷幼遭家难，自小由“岐黄秀士”医侠欧阳青，抚育长大。医侠成心要培育雷儿成为武林奇葩，由于雷儿先天羸弱，非借药物补助，势难练成上乘武学，所以几年来只能先授予基本坐功及医学。

一年前“岐典秀士”携带雷儿，躬身名山大川，寻觅灵药真果，给雷儿服用，借以增加内力。

这一天两人来到太行山，“医侠”欧阳青，把雷儿留置丛树之上，自己深入群峰间，寻找灵药。不料在“医侠”离开不久，雷儿正盘坐树梢之间，领略远山景色，蓦闻“咻咻”之声起于树下，一阵腥风扑鼻，雷儿便知不妙，急俯首探视，登时吓得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差点跌下树林。原来树下此时正有一条巨蟒，头如笆斗，眼若铜铃，口吐红信，气息“咻咻”地蜿蜒而上。

雷儿未习武功，处此危机，无法纵避，只得紧抱树枝，竭力呼救，而树下巨蟒，正加速攀升，相距不及寻丈，适当危机一发之间，陡闻一声暴喝：“孽障！放尔！”“嘶嘶”

两声，两线银光射向巨蟒，继而灰影一闪，风声飒然挟起雷儿，半空疾射，一路纵跃飞腾，眨眼间已出去了十多里。

这个营救雷儿脱险的灰衣老者，乃空门侠隐孤云大师，当下他放下雷儿，脸含慈笑道：“小哥儿，何以孤身一人在森林内？”

雷儿灵慧异常，闻言之下，迅即翻身下拜道：“晚辈倪振雷，拜谢大师救命之恩。”接着把经过情形，简略说明。老和尚随即挽着雷儿，来到前面不远处一个小镇来安客寓内安身，以免再生意外，老和尚因有要事，所以于饭后留置些散碎银两给雷儿，随即匆匆离去不表。

再说“岐黄秀士”欧阳青于深山幽谷中，采集几种灵药，日影西斜，夕阳衔山，深恐雷儿发生意外，所以急展轻功，全力赶回。谁知回到林内一见满地断枝折树，且有几滩血迹，便知不妙，一种不伍阴影，涌上心头，惶惶间纵上树梢到处寻觅，那有雷儿踪影，想不到数年抚育，一旦成空，那能不悲痛欲绝？但是他继而一坞，雷儿貌相不似夭折之人，而且他侠胆仁心，自然在未绝望前，不肯就此放弃寻找工作。

意念一定，他再次纵身下树，仔细察视，似是经过巨蟒翻腾盘扫迹象，而且迹腥臭，断非人血，这不济黑暗中一芜曙光，一种新的希望，燃起医侠仁心。于是他跟着巨蟒经过地方一路寻觅，直到数里外一处幽谷中，巨蟒已僵毙丛草之中，两眼内银莹射瞎，伤及脑髓致死。至此医侠臆测中，雷儿已被武林高手所救，或有奇遇，希望在江湖

中将能重逢的一日。

万山空寂，暮色沉沉中，“岐黄秀士”医侠欧阳青，满怀心事的离开太行山，向北寻去，这一错开方向，铸成了雷儿坎坷命运，直到数年后方得重逢，这是后话。

可怜倪振雷孤身在客店中，望眼成穿的盼望着欧阳爷爷寻来，头几天尚满怀热望的不时踱到镇外去了望，但是一天两天十天八天过去，热望终成泡影。

这一日暮色苍茫中，雷儿抱着沉重脚步，踱回客店，一整天没有进食。原因是身上已无分文，此时饿肠辘辘，忧伤绝望下，号啕悲哭，凄切哭声，惊动了店主人，踱进房来，经过一阵婉劝，雷儿才止泪。店主人禁不住温言问道：“小哥儿，为何悲哭？可对老汉言明，出门人都有个长短，老汉当可稍尽绵薄。”

雷儿谢过老者，接着把经过情形叙述一遍，老店主宅心仁厚，怒眉紧缩，经过一番思虑后，对雷儿说道：“小哥儿既是亲人离散，将来自有重聚之日，但是为了解决你目前生活难题，老汉想介绍你，一个去处，不知你愿意否？”未待雷儿答覆，接着又解释道：“老汉所介绍去处，就在离此不远处的江家集，庄家家是名震武林的‘快手浪子’江泉，小哥儿只要小心工作，将来许会还有好处。”

雷儿小心灵里，神思电转间已作下决定，横直自己目前无依无靠，生活濒临绝境，只要有个安身处所，那还不愿意之理？当下就答道：“老伯古道热肠，不以雷儿无依见弃，更蒙义伸援手，他日雷儿有生之日，皆老伯所赐，请受雷儿一礼。”



说罢单膝一屈，敬行大礼。老店主对雷儿年龄虽小，而谈吐儒雅，彬彬有礼，心中着实喜爱，急伸手一拦道：“小哥儿，勿须多礼，些微小事，何必言谢，好好安息一晚，明早待老汉同你前往。”言毕退出。

雷儿在江家庄小心工作，暇时习读诗书，一时倒也相安无事。不意半年前一个夜晚，少庄主正要拨开曹艳娟窗户，企图进入非礼时，恰好雷儿经过，暗影中吓得一跳，撞翻了架上花盆，声震夜空，也惊醒了曹艳娟及庄内人们。

江世杰一看情形，今晚再也没有希望，一时恨得牙痒痒地，凶睛暴瞪，猛踢雷儿一脚，事后复在老父前巫说：雷儿窃听庄内秘密，留下将是祸根一条，百般迫害，最后还要除掉，以泄愤火。

且说倪振雷在雪坑里跌坐一个进辰后，全身痛疼已略为好转，才慢慢站起身来，爬出雪坑，绕着山谷，向外走出。

走了一程，身体又感酸痛，就在雪地上坐下调息。

此时，肚子里正闹着饿荒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向山外奔跑。

日落崦嵫，又是暮昏。

他走到一处广顺镇，在直街闹处有一家饭馆。由于娟姊姊送给他一包银两，是以，昂然走进去，点了饭菜，饱餐一顿，即要给钱付帐。

然而，他的手竟然拉不出来，顿时使他面红心跳。

原来袋内的银包竟不翼而飞，“寒竹扇”仍挂在腰间，